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二十四回 驗病所痛陳醫理 乘飛車快閱水師

卻說寶玉安歇了一宵，次日盥洗過後，用過早點，老少年便來約了一同去看水師李堂。老少年道：「此刻時候尚早，昨日寫信去約李堂總辦，是約在未初。我們此刻何不先到醫院裡面去看看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好極，我正要考察這裡發明的醫李呢？」於是一同出門前去。一路上，都是垂楊夾道。那官道有十丈來寬，坦平如掌，兩人緩步行去。忽見頭上一件西飛過。寶玉道：「那裡來的這一隻大鳥？」老少年笑道：「這是飛車。敝境近年發明了飛車之後，官道上就不准行車，以免行人碰撞。當日發出這個號令，不過為保護行人起見。不料，自從不行車之後，一年之中省下的修路費，倒是一筆巨款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車能飛多高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高低是隨意的。行遠的車，飛得高些，大約離地一百尺。這是市上往來的車，離地不過五十尺罷了。不過遠行的車，取准了值綿，隨便那裡都可以橫空而過。至於市上行走的車，雖然飛起，不住的車影閃爍，有壞居人眼光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車不見得有多少，我們走了許久，只看見一輛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此處是幽僻地方，所以少些，到了鬧市上面就多了。」

說話之間，早遠遠望見一所高大房子，上面飄飄揚揚的著一面旗子。那旗子是用黑白相間相做成花碌碌的，驟看不甚清楚，及仔細看去，卻是白底子裡面滿鑲了一個大醫字。寶玉道：「這面旗子的地方，想是醫院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正是。」寶玉道：「那旗子倒想得甚好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也是華自立想出來的。敝境除了黃龍國旗不改，外交所用各旗不改之外，是本境自用之旗，一切都獨出心裁，做成新樣。可恨那一班媚外之輩，沒有一件事不做著外人去做。就猶如這旗色紅是危險，黃是病，紅十字是醫，這都是歐美的通例。他們看了，便便拿來當世界的通例，記在心上，死也不肯忘記。我們初做這個旗的時候，還有兩個境外來的看見了，極力詆謗，說是不通，醫院一定要月紅十字的呢！華自立生率直，聽見了把他痛痛的教訓了一頓。他覺得慚惶無地，便逃到境外去了。」

說著到了醫院門首。老少年取出名片，交與司閤人，司閤人拿了進去。一會出來，說：「請。」老少年同寶玉進去。早見一位蒼髯老者，迎了出來。老少年便介紹寶玉相見，說：「這是敝區醫李長秦君超和。」也代寶玉通了姓名。超和問寶玉道：「想是新從境外來的？寶玉道：「是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敝旅舍醫生黃越緩驗過性質，說晶瑩如鏡，境外所來之人，向沒有的呢。」超和道：「一望氣宇便知，何消驗得。」寶玉道：「初到貴境，聞得先生醫李精明，特來拜謁。順便瞻仰貴醫院。」超和道：「盡請遊玩。幸得近年來人民都知道衛生，患病的極少，所以敝院也極閑暇，病房里人也少。」老少年道：「去年病人只怕比前年少了。」超和道：「少得多了。去年一年只看了三十號病。」寶玉道：「這醫院管多少地方呢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敝境每區只有一個醫院。本院所管的就是縱橫一百里的地方。」寶玉暗想：「縱橫一百里之內，一年只有三十個病人，真是聞所未聞的。不覺歎道：「國手之稱，于此方見」超和謙遜不迭。

童子獻茶畢，超和便引二人同去看。出了客座，走到一處，門外掛著一匾，寫著「驗病所」三個字。到得屋裡，只見異常軒敞，三面俱是玻璃窗。窗外花草樹木，佈置齊整，猶如花園一般。超和叫童子取過「驗骨鏡」來。童子便捧過一個匣子，猶如照相鏡一般，也用三腳架架起，上面卻有一張白綢罩著，超和叫童子取過「驗骨鏡」來。童子便捧過一個匣子，猶如照相鏡一般，也用三腳架架起，上面卻有一張白綢罩著，超親手揭去白綢，叫童子站到那邊去，便請寶玉看。寶玉往鏡子裡一看，得魂不附體，連忙退了一步，抬頭又看看那童子。超和笑道：「不必驚，怕這是專驗骨節上毛病的，請再看罷。」原來寶玉初次一看，只見和那童子般長般大的，那裡是個，竟是雪白一具骷髏，所以嚇的倒退了一步。聽了超和的話，又去再看，果然清清楚楚的一身骨頭，連那對縫合節的地方，都看得十分明顯。看罷，超和又取了一片玻璃鏡，加在上面道：「這是驗髓的。」寶玉再看時，那一付白骨不見了，卻按著那白骨部位，現出了半紅半白的骨髓來，看著那骨髓，狠有條理的，如絲如發的在那裡連行上下。看完了，超和叫換一個鏡來，童子過換了。超和道：「這是驗血的。」再叫童子去站著。寶玉再看時，只見那童子變了個鮮紅的血人，那血連行上下，動得比骨髓快。看完了，超和也在鏡子裡一望，便問童子道：「你又在什麼地方去胡鬧來，把右膝跌傷了。」寶玉聽說，忙向鏡子裡看，果然見那右膝蓋上，有茶碗口大的一塊血上，便連行得慢了。只聽童子說道：「我昨天晚上，打園子裡回來，跌了一交，並沒有胡鬧。」超和叫再換一個，童子又來換了。超和道：「這是驗筋的。」寶玉看時，果然是通體筋絡全現，有條不紊。粗的、細的，都在那裡一漲一縮，猶如有呼吸一般。暗想：他那右膝的血傷了，不知筋怎麼樣。留心去看，只屈他右膝的一段筋，比左膝的大了點。便對超和道：「他這右膝的筋，不知可是受傷了？」超和過來看道：「如何不是？」於是又換了一個驗臟鏡，只見五臟六腑歷歷分明：紅的是心，白的是腸，淡黃的是胃，紫的是肝，青的是膽，淡紅淺白的是肺；又見那心的漲縮，肺的翕張。一時看罷，寶玉歎道：「這可謂神奇之極，與造物爭功了。」

當時隨意坐下，童子再獻茶來。超和道：「可笑世人鼠目寸光，見了西醫便稱奇道怪，又復見異思。不佑西醫的呆笨，還不及中國古醫。此種新發明，他更是不曾夢見。中國向來沒有解剖的，而十二經終分別得多少明白。西人必要解剖看過，便詡詡然，自以為實事求是。不知一個人死了之後，血也凝了，氣也絕了，縱使解剖了驗視，不過得了他的部位罷了。莫說不能見他的運動，就連他顏色也變了，如何考驗得出來？莫說是解剖死人，就捉一個活人來殺了去驗，也須知他一面斷氣，一面機關都停了，又從那裡去考驗呢？西醫每每笑中國人徒然靠診脈定方，以為靠不住，然而他那聽脈筒，又何嘗靠得住呢？這些鏡子都是東方德和華自立兩位竭瘁精力，創造出來的。此刻還在那裡研究兩種新器：一種是『驗氣鏡』，專察驗通身呼吸之氣的；一種是量聰明尺與及灌入聰明的法子。將來這個新法出現了，就可望合境沒有笨人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這真是奇幻絕倫的思想，令人佩服得說不出來。有了這種鏡，看起病來，自然是一目了然的了。但不知用的藥，還是中藥，還是西藥？」超和道：「中藥居多，不過用法是全然還改了。西藥間中也會用著，然而用的甚少，用法也不同。」寶玉道：「請教怎樣用法。」超和道：「凡人的腸胃，最是嬌嫩。自從東方德改良飲食之後，凡境內之人，除了血肉米谷的精華與及清水之外，雜物一概不准到肚裡，所以治病的藥是不吃的。病人只要到受藥室裡去，病輕的坐著，病重的睡著。這受藥（病）寶縱橫上下，只有六尺，病人進去之後，關上了門，這邊另有製藥房，便對症發藥。把應用的藥，都蒸成汽，由汽管直灌至受藥室。病人呼吸之間，受了藥汽，病就好了。所以病人並不要服藥。除非是腸胃內層的病，偶然服點罷了。」

寶玉道：「外症傷科，又怎樣治法呢？」超和道：「外症不外是洗濯敷藥。至於治傷科，我們中國本有接筋續骨定痛的古方妙藥。近來更加改良了。不像那野蠻殘忍之人，看見人家斷了一手或一腳，他沒有本事治得好，便索性把那手腳鋸截下來。人家已經受了一番痛苦，他還要叫人家受第二番，卻依然不得好，反成了個殘廢之人。此等殘忍不仁之輩，居然也自命是個醫生，真是千古奇聞！還有人佩服他文明，這不是奇之又奇麼？並且傷科更是變不常，必要器具富足，手法敏捷，又要心思靈巧，隨機應變，方才做得傷科。肥是拿了叵叵一紙卒業文憑，就可以做得麼？」

寶玉道：「西醫每每注重腦，不知貴院可有驗腦鏡？」超和道：「方才看的是總部鏡，是驗全體的有分部鏡。肥但驗腦，便是耳、目、鼻、舌，五臟六腑，都各有各的察驗鏡，是另在十室的。因為驗分部時，或要病人坐，或要病人睡，同這個放在一起，不大便當。可以請到那邊去看看。」寶玉便欲同行。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已經耽擱了半天了，那個看起來，更是耽擱時候，我們還要到水師李堂去呢，過天再看罷。倒是順路到藥園裡逛逛，我歡喜聞聞那藥香。」超和也不挽留，便道：「改天再來看也好。」

於是引二人出了驗病所，繞到後面，出了一個月洞門，那門上就寫著「藥園」兩個字。進得園時，只見奇花異草，種植滿地。也參天的老樹，也有依籬的小草，也有交枝，也有纏藤，五色繽紛，目不暇給。走過一個鐵柵欄，老少年指給寶玉道：「這裡面養的是預備入藥的獸類。」又過了數武，有一個極大的絲網搭就的鳥籠。養的是預備入藥的禽類。籠邊一口大池，養的是預備入藥的

水族。寶玉歎道：「這真是無所不備了。但不知草木一部，已種全備否？」超和道：「有那天時不對的，由四個公園代種。這裡開的多是鮮藥，取新鮮的，氣味格外濃厚之意。」寶玉道：「西醫用藥，講究用質，不用氣味，這是何意。」超和道：「這也是他們固執之過，他既不用氣味，何以又懂得酸可以開胃呢？」

說著話時，已由圍裡繞到前面，二人別過超和，出了醫院。老少年道：「已經午正了，我們吃了飯去。」說著走到一家飯館，揀個座坐了。便有童子來伺應。老少年道：「第一旅館的兩客飯。」童子答應去了。不一會便一樣一樣的送上來。吃完了，淨過臉，老少年付了二百文錢就走。寶玉道：「這裡飲食改得如此精良，怎麼又如此價廉？」老少年道：「我們吃的本是自家的東西，不過在此地吃，煩他用電話傳去，叫總廚裡往這裡送罷了。給他二百文，是他伺應的辛苦錢。」寶玉方才明白道：「那麼說，是他開了這館子。專賺幾文辛苦錢的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館子就是總廚裡分設的，每三五里地方，便設一個，以就食客之便。」寶玉道：「這真是便當極了。」老少年便要僱車，寶玉道：「還是走走的好，可以看看景致。」老少年笑道：「這裡是本叵之西，水師孝堂在海邊上，是本叵之東，相去百里呢，怎麼走得到？」寶玉驚道：「那麼說，車也來不及呀！」老少年道：「此刻才午正二刻，來得及得狠。」說著走到車行裡，僱了一輛飛車，二人坐上。司機換的人，開動了機關，那車便拿空而起，喜得寶玉快不可言。

未知走了幾時方到，且聽不回分解。